



朋友不只一次地提醒我:“把你病了以后的心路历程写下来吧,通过文字和写作过程可以反思、审视自己的内心。否则,时间长了记忆会慢慢地淡化,就再也写不出来当时那么细腻的感受了。写下来,哪怕只是为了纪念。”明白这些道理,可是对回忆那段时光,我心里还是有所畏惧。历劫重生,回望这段经历,我依然做不到心如止水、波澜不惊,我的眼眶总会潮湿,心也会瞬间变得湿漉漉的。

2022年底,我发现自己偶尔会失语,记忆力也比之前差了很多,见到本来非常熟识的朋友竟然绞尽脑汁也想不起人家的名字。想想周围那些平时见到的被轮椅推着或虽能自己活动但四肢行动不便的人,再加上网上普及的医学常识,我怀疑自己不是患了脑出血就是脑中风,内心异常焦虑。四十八岁的我,父母年迈体弱,儿子尚未成家,疾病袭来,不知道以后自己和家人将会面对什么样混乱的日子。

在儿子和朋友的陪同下,我到医院去做全面检查。检查结束后,医生找个借口把我支到

姐姐跟我商量,是不是带着父亲去检查检查。她说舅家弟妹给她发微信说,父亲反应有点迟钝,拿着手机去找她,很简单的一键拨通就是不会用。还有一次,村里有个年轻人跟他说话,他竟然不认识了,还问她这是谁。

姐姐因此心生惶恐,跟我念叨父亲别老年痴呆了。我安慰着姐姐,可能是父亲自患脑血栓后,不爱去人多的地方,不爱像母亲一样听我们聊天,总不用脑,反应迟钝了。

但我又跟姐姐分析,父亲虽然不爱聊当下的事情,但如果让他聊一下年轻时做买卖、交公粮、在工商所收管理费的往事,他却能讲得神采飞扬。我由此总结了,父亲是一位好胜的人,他的记忆是有选择的,他对自己感兴趣的、引以为傲的往事会记忆犹新,却对当下新鲜的事物不怎么接受,譬如在使用智能手机时,怎样教他使用,他就是学不进去。

秋,宛如一位温婉且聪慧的画师,轻挥衣袖,为山川大地绘就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风,携着丝丝缕缕的凉意,在林间灵动地穿梭,温柔地撩动着每一片叶子,似乎在浅吟低诉着秋的秘密。

在这旖旎迷人的秋景中,家乡的板栗到了收获的季节。那漫山遍野的板栗树,宛如大地慷慨馈赠的珍宝,深情地点缀着这片熟稔的土地。

板栗树们静默地伫立在山坡上,枝干粗壮而苍劲,仿佛承载着悠悠岁月的沧桑印记。它们的叶子大多还呈现着翠绿色,只是边缘略微染上了微黄,在秋日的柔光下,闪烁着活泼的光泽。秋风吹拂,叶子沙沙作响,宛如一首轻快的乐曲。“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那片片摇曳的叶子,仿佛是大自然灵动的笔触,为

如果,我每天都以为自己取一个新的名字,那么,好吧,我今天就为自己取名为旋覆花,一种植物的名称。旋覆花,在植物分类上,属于被子植物门菊科旋覆花属,它具有娇艳而纯粹的黄色,头状花序最外面的那一圈舌状花,整齐地排列着,一律向外围辐射,于是,整朵花看起来,就像小学一年级时老师教我们在黑板上画的太阳:中心一个圆,四周放射着光芒。画太阳,画向日葵,画手表,这些游戏应该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旋覆花,在我的家乡很常见,小时候我在河边挑野菜、割青草,没少把玩它,但是,确切知道它的名字,却是在我五十周岁的那一年,即2017年。生在乡村,出家门,走上百十步,就可看见到处都是的野草,如果它们不能带给我们实际上的好处,比如能吃、好玩儿、芳香,那么,多半没有人关心它们叫什么名字,即使你有好奇心,也没有人能指导你去认识它们。所以,我能叫得出名字的野生植物很少,昆虫就更不用提了。到了五十周岁的那一年,我忽然对植物和

了门外,留下我儿子和朋友。没想到,电视剧里的剧情竟然在自己的身上发生,可我却做不到配合医生假装不怀疑自己的病情,于是返回来一起面对检查结果。医生说发现我的颅内出血,但出血量不大,建议我住院治疗,控制一下,别再恶化。于是,办理住院,进行治疗。病情稳定后,医院联系了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诊治。但因出血位置太靠近运动语言中枢,手术风险大,专家建议保守观察,并要求注意严格保养,不能激动,不能劳累,不能剧烈运动。出院后,我小心翼翼地生活了几个月,一切都逐渐步入正轨。我正暗自庆幸时,颅内却再次出血,症状比上一次还要严重。北京的专家决定手术治疗。比起死亡,我更愿意承担手术失败的风险,因为手术是唯一希望,于我,于我的家人。

等待手术的日子无比煎熬,我既害怕又盼着那一天早点儿到来。为了不让自己焦虑崩溃,封闭在病区里的我即使穿着肥肥大大的病号服,也依然每天都化着精致的妆容,看书,偶尔发发呆,注视着住院楼外四环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想着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其实自从决定手术,我心里倒平静了很多。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做手术,以后只能“苟且偷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第三次颅内出血,更不知道如果再次出血还能不能恢复到如正常人一般,我会因这颗不知道何时就会引爆的“雷”而时时刻刻被恐惧所笼罩,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如果能选择,有机会选择,我选择手术,选择自己相信的医生,这样以后才可以正常生活,哪怕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

姐姐我俩商量,等凉快些了,一定带着父亲去做一次检查。当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常回家看看,尽量多陪伴父亲,多观察他的身体情况,对疾病做好预防。

周末回家,我提前给父母打了电话,这是他们多次嘱咐的,说这样好有个准备,省得把想给我带的东西忘了。回家路上,我接到父亲的电话,问我们到哪了。我告诉他在路上,听到父亲说了一句:“你们准是出来晚了。”我心里一动,一看时间,真是呀!上星期这个时间我们都到家了,这天是出来晚了十几分钟。我暗自发笑,父亲对时间的掌控还是蛮精准的呦。我跟丈夫开玩笑,到家一定测测父亲的记忆力,看看他是不是像弟妹感觉的那样,有点糊涂了。

回到家,父母已经把要给我们带的东西一件一件摆放整齐,有院子里长的黄瓜、茄子、辣椒、倭瓜花等等,还有邻居给的西红柿罐头、桃罐头,哥哥、姐姐给他们送来的冰虾、葡萄、蜜桃、海鲜馅饺子。我嗔怪着说:“不留着你们吃,给我们带啥呀?”父母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吃不了这么多,给外甥女带去。”父母又笑着说:“哪次回来给你东西你都不要,到最后打一打岔就落下,这次提前准备好,就不怕落下了。”还没等我们坐定,父亲又把东西放在车的后备箱里,才放心地跟我们坐下说会话。

我心里想着,父亲这脑筋,比我们都好呢,就这一件一件东西,让我记起来都费心,这次一件没落,都让我拿走,他们也就踏实了。聊天的空儿,我跟父亲说:“爸爸,我想写一篇庆祝建国75周年的征文,想起咱们家电话的变迁,从固定电话到手机,现在又有了智能手机,你还记得咱们家固定电话的号码吗?”父亲略加思考说到:“是4556234吧。”我一听就笑了:“爸爸的记忆力真好哇!你一说我也想起来了。”父亲听到我的

这个时节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韵味。

抬头望去,枝头挂满了一个个毛茸茸的板栗球,犹如小刺猬般俏皮地蜷缩着,却又带着几分稚拙的可爱。它们或三五成群,或独自傲立,仿佛在翘首期盼着人们的采摘。有的板栗球已经微微咧开了嘴,露出里面红褐色的板栗,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的成熟丰硕。

忆起小时候,跟着长辈们上山打板栗的欢乐情景,我心中不禁泛起层层温暖的涟漪。那时候,我们背着竹篓,手持长杆,在板栗树下飞快地穿梭。长辈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敲打着板栗球,目光中满是关切,生怕掉落的板栗砸伤我们。而我们这些孩子,则在树下兴奋地捡拾着掉落的板栗,偶尔被砸到,也只是摸摸头,绽放出天真无邪的笑容。“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那时的我们,虽然不知劳作的艰辛,

昆虫发生了深厚的兴趣,每日上班前下班后,都要到公园或者城乡结合部去观察它们。恰巧我的朋友林两荫和王蓉辉,在研究植物的道路上已经走出一段儿距离,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就有了现成的老师,特别是林两荫,不仅有问必答,而且总是不失时机地向我普及科、属、种等植物学的基本概念。那时,我心中的一个愿望就是为家乡那些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植物找到各自的名字。

旋覆花这个名字,就是林两荫第一次告诉我的,当时觉得这个名字简直妙不可言,不仅诗意浓浓,而且似乎还带有某种神秘感,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并且在以后的记忆中还深埋了,与这个名字相关的人物和故事。比如,王蓉辉曾经在微信群里发过一张照片,显示一丛旋覆花开在墙头上,当时她留有四个字的附言:墙有菊兮。古人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句“墙有菊兮”,让我的思绪瞬间饱满起来,于是以《墙有菊兮》为题,写了一篇小文。后来,这篇文章经如编辑之手,刊发在迁安市文联主管、迁安

人间值得

□刘超

手术前一天,家人来探视,签手术前的风险告知书。每个人都装得若无其事,努力营造一种我只是去做一个毫无风险的小手术的假象。“进手术室睡一觉,醒了就好了。”他们宽慰我,也宽慰自己,我也这么宽慰自己。

终于熬到了做手术的日子。早上七点半进手术室,下午两点半出来。这一“觉”我倒睡得“安稳”,但守在手术室外的家人却度日如年。第二天我清醒过来后,丈夫、儿子、妹妹来医院探视,互相打趣对方昨天守在手术室外如坐针毡、望眼欲穿的样子,笑着,眼里却含着泪。

现在回想起手术后的当晚,真的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身上插满管子,搭着监护设备的线,只能一个姿势躺着,头上长长的伤口疼到不能忍受。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无论怎么催促都走得慢吞吞的。

熬到了天亮,撤了一些管子,病床摇起一点儿坡度,腿可以动了,后来又又可以慢慢下床了,活动的范围由病房扩大到了楼道,唯一不变的是每天总会认真地梳洗打扮,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病恹恹的。护士、护工善意地调侃我即使头上绑着绷带仍不忘记臭美。

出院后,家人照顾得无微不至,我的体重增加了近10斤,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慢慢地,我开始读杂志、做题,锻炼语言和反应能力。一个月后走出家门,锻炼体力和环境适应能力。有一次自己独自出门,不知不觉走得有些远了,无意中回头,看到七十多岁的老父亲“若无其事”地跟在身后……那一刻我在想,我一定要好好的,为了自己,也为了爱自己的家人。

罐头,哥哥、姐姐给他们送来的冰虾、葡萄、蜜桃、海鲜馅饺子。我嗔怪着说:“不留着你们吃,给我们带啥呀?”父母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吃不了这么多,给外甥女带去。”父母又笑着说:“哪次回来给你东西你都不要,到最后一打岔就落下,这次提前准备好,就不怕落下了。”还没等我们坐定,父亲又把东西放在车的后备箱里,才放心地跟我们坐下说会话。

我心里想着,父亲这脑筋,比我们都好呢,就这一件一件东西,让我记起来都费心,这次一件没落,都让我拿走,他们也就踏实了。聊天的空儿,我跟父亲说:“爸爸,我想写一篇庆祝建国75周年的征文,想起咱们家电话的变迁,从固定电话到手机,现在又有了智能手机,你还记得咱们家固定电话的号码吗?”父亲略加思考说到:“是4556234吧。”我一听就笑了:“爸爸的记忆力真好哇!你一说我也想起来了。”父亲听到我的

却也在这充满欢乐的过程中,真切地体会到了收获的喜悦。

如今,再次置身于这片板栗林中,深深呼吸着秋的芬芳气息,心中不禁多了一份对悠悠岁月的深沉感慨。岁月如悠悠长河,奔腾不息,曾经的懵懂孩童已然长大成人,而家乡的板栗树却依然年复一年地奉献着丰硕的果实。它们默默见证了家乡的发展变迁,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足迹。

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在秋的精彩晕染下,宛如一幅色彩浓郁、笔触雄浑的油画。那黛青色的山峰与金黄的稻田相互辉映,共同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田园风光图。山下的河水潺潺流淌,清澈见底,水面上漂浮着几片落叶,随着水流缓缓地前行,仿佛在轻声诉说着它们的旅途见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

市作家协会与迁安市诗词协会共同主办的文学刊物《燕山》上。

自《墙有菊兮》之后,我经常有意识地写一些与植物相关的文章,认识植物、探求植物知识的决心和行动,像不断往里面充气的气球一样,越来越膨胀。2019年,由曹妃甸政协李克东、王立功两位主任策划,植保专家张玉江老师主编,庞博、我、林两荫、孙李光、杜卫军、韩丽萍等一众才干共同参与编写的《曹妃甸野生植物大观》一书终于面世,于我而言,真是莫大的欣喜。通过那次编书活动,我对植物的认知又提高了一个层次。

现在,虽然我仍然坚持着对植物的热爱,但是,更多的时间和心思都花费在昆虫生态摄影方面。八月,在野外能见到的花寥寥无几,但此时却是旋覆花盛开的时节。凡有花开,必有蜂蝶聚集。早上出门,我去机场路边宽阔的绿化带里,寻找一丛绚烂的旋覆花,然后蹲守在草地上,等待那些长着翅膀的小精灵们进入我的视野,我要将它们的身影定格为一幅幅美丽的画面。

身体康复很快。我看书,看纪录片,爱上了历经磨难却始终豁达乐观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无论身处多么荒凉偏僻之地,他这个“吃货”都能兴致勃勃地发现、发明美食,黄州的东坡肉、东坡饼,惠州的羊脊骨,杭州的东坡鱼,儋州的生蚝,连荔枝都可以让这个老饕“不辞长作岭南人”。有偶像如此,有幸重生的我发觉身边的一切都那么可亲可爱。

健康地活着,真好!

经历了一场病痛,看过了医院里的生离死别,自己也在生死一线挣扎、徘徊了一回,我终于明白,人生最首要的任务不是赚钱,不是争名逐利,不是追求锦衣玉食,也不是成为别人口中那个完美的你,而是要保护好自己健康的身体。一个人只有身体健康了才有能力去爱别人,才有可能完成自己肩负的责任,才有机会去过自己向往的生活。人最可怕的是想贪婪地背上太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人生,要适当地做一些减法,放弃虚名浮利,把束缚自己的枷锁解开,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看别人、看自己。其实,除了生死,其余的都是擦伤。所有的坎坷磨难都只是人生大戏里的小插曲,走过去了,就变成了回忆中一道道风景,回望中有苦痛,有警示,也有希望。

世间总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值得我们去关注。环顾周围,你会发现,我们依然富有:有那么多爱你的家人和朋友,有那么多迷人的风景,还有那么多擦肩而过的、可爱的陌生人。你终会觉得,纵然历经了些许磨难,但人间依然值得热爱。

赞叹,也开心地笑了起来,还谈起哪年安装的电话,哪年家里买了冰柜,哥哥哪年去曹妃甸修车,哪年买的解放牌双排座车,哪年家里养猪挣了多少钱,承包村里鱼塘挣了多少钱给我交学费……父亲凭这记忆力都能写部《家庭发展史》了。

聊了一会,我们还要回县城给姑姑送菜,就返程了。路上,我兴奋地给姐姐发微信,说起父亲这清晰的记忆力,姐姐也很高兴。后来我俩明白了,父亲对新的事物不感兴趣,却对很久以前的事记忆犹新,这多像是有的人爱看综艺节目,而有的人却对黑白老电影情有独钟啊。

父亲在慢慢老去,他的反应能力大不如从前。但他却记得令他骄傲的奋斗历程,记得他的孩子们每个成长的瞬间。原来,他的记忆都集中在他所关心的亲人们身上,这些记忆里,装着我们一家人的幸福时光,装着他对亲人们的惦念,装着满满的爱!

流。”这般宁静而美好的画面,让人心生无尽的向往与眷恋。

在这秋意浓浓的板栗林中,我仿佛深深读懂了大自然那无声却又饱含深意的语言。它用这丰收的累累果实告诉我们,辛勤的付出终会换来丰厚的回报;它用那片片飘落的叶子告诉我们,生命的轮回是自然的规律,亦是永恒的真谛。而家乡的板栗,不仅仅是一种美味可口的果实,更是一份浓郁醇厚的情,一份深沉悠远的眷恋。

板栗红了,红在了枝头,也红在了我的内心深处。它是秋的使者,带来了充满希望的丰收讯息;它是家乡的独特符号,承载着绵绵无尽的思念。在这如诗如画的醉人秋景中,我甘愿沉醉其中,尽情感受着岁月的宁静美好,细细品味着生活的甜蜜滋味。

下午,在电脑上整理照片,凝视着眼前的旋覆花,我竟然不能自拔地陷入遐想之中。这小小的花朵,得天、地、日、月之精华,才开得如此繁盛,同时,因为它深入我的生命境地太多,所以,理所当然地得我青眼加之。世间万物,有生命的也好,没生命的也要,不知道谁和谁就有了解不开的缘与道不尽的情。正是这宿命一般的缘与情,成就了万物的精彩与玄妙。于我而言,旋覆花,每一个花瓣里,都藏着一段逝去的时光与生命的浪漫。



儿时的夏天

□侯明超



前些天天气极热,几乎日夜离不开空调房,离开空调房仿佛要死。

心里暗想:以前没空调时怎么活过来的?最初,是摇扇子,吃西瓜解暑。犹记得夏日午后,我和弟弟准备睡午觉,弟弟说:“姐,咱俩互相扇,你给我扇一百下,我给你扇一百下,好不好?”先是两个回合,第三轮,我刚扇完一百下,我弟假装睡着了,还装作叫不醒。天地良心,小弟这种伎俩用惯了,我早习以为常,凡事只能靠自己。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家里买了电风扇,有一个成年人那么高。扇叶和底座及风扇的罩子都是金属的,一旦打开,便将空气绞动起来。电机功率又超大,扇叶奔跑成一弧虚影,并哗啦啦地响。它奔跑的速度远超过人抡扇子的速度。可想而知,夏天一家人多爱电风扇。

小时候的夏天,我还特别爱去青少年宫游泳。那时候游泳池是露天的,半池浅半池深,五毛钱门票可以游两个小时。大约走二十分钟的路程就到,我们隔三差五就去。我妈会抱怨我爹为啥不陪着我们去,我爹的理由有掷地有声:“孩子就该自己去大风大浪里锻炼锻炼,这样才能啥都学会。”的确,那几年,我们也没人教,奇怪的是我和弟弟都莫名其妙地会游泳了。

夏天除了吃一毛钱一支的冰棍,我妈还会用白开水调上白糖和醋,然后将绿豆凉粉切成方寸小块儿放入水中。因为有了冰箱,再放几块冰,便是又酸又甜又爽的冰凉粉。

晚上,我们小孩子喜欢去路灯下逮蚂蚱。我们那一区域是企业职工住房,小区外围已接近田地。晚上马路上没有什么机动车辆,每一盞路灯都可以融化一团儿黑暗。马路上特别热闹,越亮的路灯越有感召力,大人下棋玩牌,小孩子一群一群地等待疯狂逐光的蚂蚱、蟋蟀,拉拉粘落到地面上来,好迅速地一掌扑上去。那个情景至今难忘,简陋的桔色光源辐射之域,大人、小孩儿和飞虫似浮动的影片,又似随时散作粉尘的沙画,明明灭灭,无一不生动。有时候一个晚上,我和弟弟就可以捉半罐头瓶飞虫。起初捉了这些昆虫也没什么用途,后来不知谁家发明了炸着吃,炸油盐蚂蚱就成了小孩子们津津乐道的美食。我吃过我老姨给我们炸的半罐头瓶蚂蚱和蟋蟀,有点儿像现在的烤大虾的味,是那种蛋白质被加热后的焦香。

在没有空调、没有旅游、没有夜经济、没有补课班的年代,小孩子们身体或许是真的强壮,内心也是真的饱满,一枝一叶都在彰显单株上研磨的生命。

戒烟记

□艾立超

我戒烟,经历了16年的曲折历史。

第一次戒烟是在1983年冬,那是我学会吸烟后的第7年。我在部队任宣传干事,当时,云南烤烟丝风靡一时。盛烟丝的纸筒底面直径约8厘米,高10厘米,一筒装2两烟丝,分为甲乙丙三等。一般人一筒烟丝可吸一周到10天,而我3天就能消灭干净。烟吸多了,不仅呼吸系统受病,还经常头晕恶心。同事用“激将法”说:“你根本不可能戒烟。”我一咬牙,一狠心,把烟盒、烟具都扔进炉子里烧掉了,在百无聊赖中度过了艰难的一天。事有凑巧,晚饭前,领导指示我连夜赶写一篇材料,我在宿舍加班,不能吸烟提神,只有对着稿纸发呆。“有了!”堆放在床底下的烟头就是救命稻草,我将那些烟头抖开,三个并一个包好。打火机没油了,撕一条旧报纸,用炉火点着来救急。材料写出来了,戒烟的计划却失败了。

1985年秋,我考入河北师大成人大专班进修。那时,我们主要吸天津产的“大港”和湖南产的“红咀鸟”。我一天能吸两包。而当时,我们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不过130元。我再次暗下决心:把烟戒掉,节省一笔开销。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问题出在第四天。那天是星期天,在省城工作的同学约我去看望一位中学时期的老师。到了老师家,老师把最好的烟拿出来,让我们品尝。盛情难却,我坚守了三天的戒烟“防线”瞬间被击溃。

第三次戒烟是我从报纸上受到的启迪。1988年12月下旬,《参考消息》上刊登了一篇《怎样戒烟最有效》的文章。文章提到,戒烟要选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那我就从1989年元旦开始吧。”我暗自发誓。为防止戒烟产生的“失落感”,我买来瓜子,只要觉得无聊就嗑瓜子,吃瓜子吃多了,痰也多。于是,我丢下瓜子,吃冰糖化痰。几天过去了,烟瘾终于被遏制住。自那天至今,我烟未沾唇。

回顾一波三折的戒烟史,我悟出一个道理:凡事要达到目标,不但需要有决心和毅力,选对正确的办法和途径也很重要。